



一位新疆姑娘的重庆妈妈

◆ 艾比班·依米提

小时候，我有一个纯真的梦，梦想着每天能有一本童话书来看；少年时，我有一个浪漫梦，梦想着自己的足迹能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青年时，我的梦变得非常现实，我要去做一件自己喜欢而又有意义的事情。

1993年9月，当我踏进西南师范大学之门时，我的梦想不再漂浮不定，校园里刻在高高大大的石碑上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字样，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作为该校第一批新疆籍学生，我成了“校园明星”，顿时学校热闹了起来，有人特地赶来看看维吾尔族姑娘的麻花辫有多长，有人特地赶来看看新疆姑娘的舞姿有多美……当一个留着短发，皮肤白皙，穿着一身牛仔装的假小子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感到好意外：哦，原来新疆的姑娘还这么时髦。我们136个人一个班，是由维吾尔族、汉族、回族、藏族、彝族等多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作为母校高中唯一一名被重点师范大学录取的学生，我当时得意地成了一个骄傲的小公主，认为自己就是一名天之骄子，无人可比。经过一个月紧张而艰苦的军训之后，我们正式开始上课啦。年轻的授课教师操着四川方言的普通话，年长的老师授课则有着一口纯正的四川话，只有说着纯正的乡音，老师们才能抒发自己对所教作品的真实情感。看看周围的同学如痴如醉地听着老师们的讲解，而我则像个“外星人”一样，傻傻地盯着黑板。看着老师因激动而面颊红润的脸庞，我彻底傻眼了，意识到原来我们新疆的少数民族考生与内地学生相比差距甚

远，我本打算潇洒地度过大学时光，如今必须作出改变：别人在游山玩水时在教室上自习；别人成双成对步入舞池时，我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经过发奋学习，我逐渐从一个呆头呆脑的后进生，变成了拿奖学金的优秀学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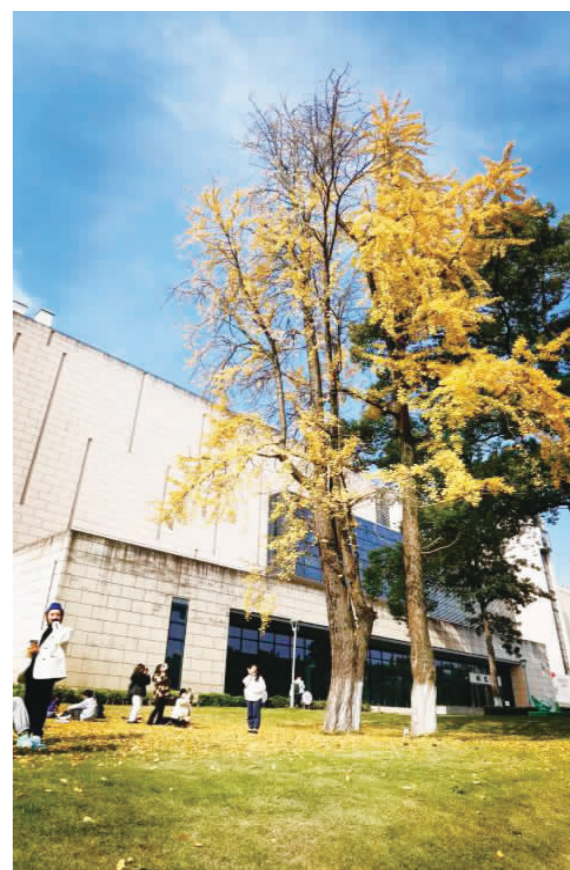
在大学就读期间，我遇到了一对可亲可敬的老师，他们是粟多贵和钟文佳老师，他们不是我的父母却胜似父母，关心着我的学习和起居生活。说实话我很难适应重庆湿热潮湿的气候，也特别想念家乡的馍和拌面。妈妈给我寄馍，大概需要一周以上的时间，等包裹到了，馍已经发霉了。舍友们都惊呼快一点扔了吧，但我不扔，即便是发霉了，但那是妈妈对我的一份爱，我会用开水反复泡几次，等水纯净了，馍也成了面汤了。在舍友们诧异的目光下，我慢慢享受着家乡的味道。那个时候想吃拌面是一种奢望，但心细的钟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有一个周末他们夫妇俩来到了宿舍门口，专门等我放学，并要带我去她家认门。一进门，我就看到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个大箱子，里面全都是做饭的家当，钟老师说：“新疆拌面我吃过，很香，小艾比班你一定馋坏了吧，以后到你家亲自做好吗？”我回忆着模仿妈妈做的拌面做了一盘，面条粗粗细细的，不均匀，但我吃得很香。

记得大三临近期末考试时，我因着凉了肺炎住院了，钟老师心急如焚，问我想吃什么？说实话我也没胃口，并不知道想吃什么。钟老师想我是北方人，肯定喜欢

吃面，于是她每天让舍友给我带她精心准备的面条。因天气炎热，路途遥远，等面条送到嘴边时都已经成了面疙瘩，但是我依旧吃得香。

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回到伟大祖国母亲怀抱之际，我也大学毕业了，粟多贵老师再三挽留我在内地就业，但我考虑到妈妈身体不好，每次寒暑假回去都能看到她那祈求我回家的眼神，我的心都要碎了。在读大学期间，妈妈多次给钟文佳老师打电话，嘱咐她好好培养我、教育我、让我能成为人才。钟老师每次都面带微笑一边摸着我的手，一边拿着话筒给妈妈说：“放心吧，小艾比班就像我自己的女儿一样，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上我都会好好照顾她的。”还有几次钟老师要到别的省市参加学术会议，她特别想带我去，说她可以帮我垫付会费和住宿费。但我考虑到父母的收入不高，我也不能白花钟老师的钱，就委婉地拒绝了。钟老师对我有着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关怀，但我却未能为她做任何事情，唯有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才能不给恩师丢脸，不辜负老师对我的殷切期盼。

现如今，我因工作关系又来到了重庆，街道上仍然散发着桂花的香气，高高低低的建筑，四通八达的交通令我眼花缭乱。二十多年过去了，重庆的变化非常大，有许多著名的景点也令我心驰神往。但这里最令我向往的是像妈妈一样的钟老师。我们先后通了几次电话，电话那头的钟老师依旧是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她告诉自己在整理粟多贵老师的资料，准备出书，粟老师在几年前因病去世了，现在就钟老师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我多想每天都能陪伴在她的身边，照顾她老人家的起居，做一回她真正意义上的女儿。四年前，我的母亲也因病



去世了，自那以后我的心空落落的，在内心深处至今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多想再叫一声“妈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叫钟老师一声“妈妈”我衷心祝福我的重庆妈妈健康长寿，永远幸福！（作者来自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系西大校友）



别丢掉

◆ 孟春雨



大一上学期结束后的那个寒假，我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城市。

拖着行李箱走在回家的路上，行李箱的轮子在路上的石头上跳跃，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我的心也随着轮子的跳跃翻滚着，似乎九月充满期待去报道的场景还在昨天，现在只用一天火车的时间我就从九月被运送到了。

灰扑扑、泥糟糟的，我又回到了原地。

遇到熟悉的邻居笑着对我说：“放假啦！”我握住行李箱的手紧了紧，下意识把头从下往上迅速扫视自己一遍，心里犯嘀咕：“奇怪，难道看不出我是刚从‘大学’回来的吗？怎么还和高中见我放学回家时一样的话呢？”，我愣在原地直到被父亲戳了一下，示意还没有回答邻居的不礼貌这才反应过来，冲着她胡乱点了两下头就逃也似的拉着行李箱回家了。只留下父亲尴尬地对邻居说：“她刚下火车，一路上太辛苦了还没反应过来，真是不好意思！”

回到家，母亲从轰鸣着抽油烟机叫声的厨房里探出头来说：“闺女回来啦！赶紧洗手准备吃饭，妈给你做了你爱吃的鱼香肉丝！”说罢便立刻缩进白蒙蒙的雾气中继续忙活了。她的身影被油烟机上的灯光照亮，浅浅地倒映在厨房的推拉门上，洗菜、切菜、炒菜、装盘行云流水般的动作像是在跳一曲古典舞，做菜产生的雾气一团一团将她围住，在她身上摇曳起舞，好似仙女。我在门外背着书包看出了神。

菜被端到桌上，父亲没有提今天我没有及时回答邻居关心的事情，只是和母亲一样一个劲儿地往我的碗里夹菜，热切地说：“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去到重庆那个地方估计一下子吃不惯那里的饭吧，回来了就多吃点儿家里的菜。”我看着碗里小山一般堆积的菜，再看看父母此时几乎不怎么吃，只一直看着我，期待我吃到家乡菜的反应，便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心下一惊：“味道怎么淡了。”眉头不自觉皱了起来，几乎下一秒就要脱口而出对菜的嫌弃了，突然意识到自己吃的可是自己曾经万分喜欢的家里的菜，抬头看见父亲母亲期待的眼光赶紧收起这样的想法，说：“好吃！好吃！爸妈你们也赶紧吃呀！”他们如释重负，欢喜跃上眉头，说：“就吃了，就吃了……”这才拿起筷子开始吃自己面前的那碗饭。我拿着筷子但却没怎么吃，一直和父亲母亲聊天来转移他们的

注意力，只有我知道这顿饭的口味对我来说，太淡了。

饭吃到一半，父亲母亲逐渐回归平时吃饭的正常状态，不再因为我上了大学的第一次回家而异常激动兴奋，开始像往常一样拉家常了。我借口要再多盛一碗饭溜进了厨房，用脚轻轻带上厨房的门虚掩着，把碗放在案板上，踮起脚尖迫不及待从最高处的橱柜里拿下一瓶老干妈，用最大的勺子挖了一大块放进碗里，再盛一些新的米饭仔细盖在上面，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我只是再来盛一碗饭而已。那瓶老干妈是我上大学之前和母亲一起去采购物资的时候顺手买的，当时我开玩笑说自己要借它提前适应重庆的口味，让自己早点儿变成个“辣妹子”，到时候去好好享受重庆的火锅，于是就买来老干妈练口，结果吃了一次就因为实在太辣不合口味束之高阁了，没想到现在重新被拿出来竟是因为自己到外地去上了一个学期的大学口味完全改变了。

端着碗回到餐桌上，父亲母亲仍旧聊得十分开心，他们问我在学校的情况、吃饭的胃口、业余的生活，我一边“嗯嗯”地回答着，一边用筷子从上往下挖着米和老干妈，贪婪地吃着，用力咀嚼感受着辣椒的香味在嘴里弥漫扩散，似乎又回到了重庆，一瞬间简直想高呼一声：“辣椒万岁！”可是又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背叛感，我竟然对属于自己家里的事物不自觉地产生嫌弃，对刚刚接触半年的事物痴迷上瘾，霎时我明白了自己无可救药的丢失与失落。我失落得像一只忘了贴邮票的空信封。

家里清淡的菜因为这瓶辣椒酱的到来而完全改变，父亲母亲是看不出来的，我的碗表面上看明明只有米饭和菜，可是暗藏在碗底被我偷偷放进去的辣酱将我们之间划开了距离。我像一个小偷，一个家乡菜看拥趸的背叛者。

晚上躺在床上，久违的暖气烤得我恍惚失神，我不再用像在学校那样，面对没有暖气的寝室用力缩进被窝里好让冷气一点都钻不进来，甚至可以穿着短袖不盖被子入睡。从小用到大荞麦芯枕头随着我的辗转反侧咣咣啦啦地响，它们好像要拔地而起，我被吵得睡不着觉，干脆坐起来拉开窗帘看着窗外。

今夜是我拥有的所有黑夜中舀得出最黑的一夜，小城的夜似乎比大城市里的夜更稠，黏得我睁不开眼。我突然感觉一种莫大的不真实感把我包围：一切都太熟悉了，熟悉得像是我从未离开过这里，拼了命挤过高考百万大军的独木桥，跑到离家几千公里外的城市上大学眨眼间却又回到家里，似乎从未离开。此刻我纷乱的心绪也在不耐烦地提醒着我，回到家的这一天我的表现意味着怎样的背叛与逃避。

家乡兜住了我的整个童年，托起了我对未来对梦想的追求，却兜不住我成熟后、见识过大城市后的矫情与造作、陌生与变心，我望着小城的浓稠黑夜，长长喟叹道——

别丢掉！（作者系西南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守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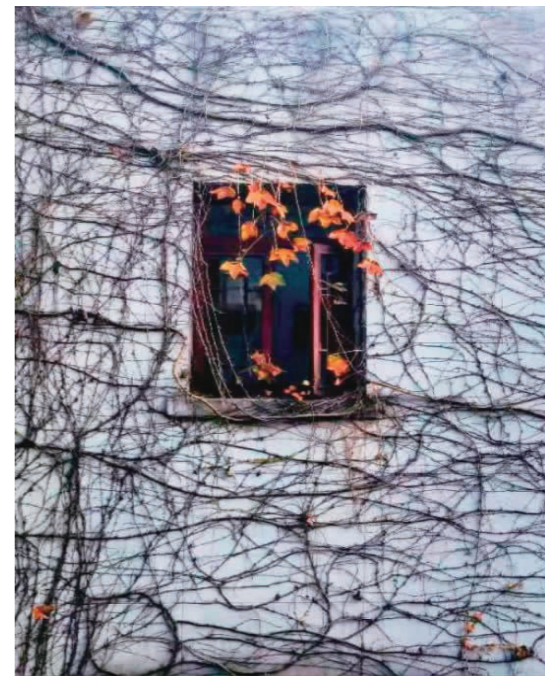
◆ 杨睿

飒飒秋风北，啾啾逐雁飞。
 忽隐藤垂碧，犹遗叶上晖。
 影落窗前案，思满手中杯。
 凌寒侵不得，喧啸待春归。

题画诗·观窗

◆ 郑劲松

枯藤绕东墙，红叶含西窗。
 蛛网结旧事，迷图散秋香。
 阴晴两岁月，生死相扶将。
 守望冬风暖，疑似晒春光。



初冬，银杏一片金黄

◆ 郑劲松

调浓了一方空气
 点亮了一段时光
 让风也逗留一
 做一番追逐打闹的嬉戏
 让目光温和 让镜头变得丰满
 终于轮到初冬的一幕出场
 寂寞太久的银杏 一片金黄

这明明白白的黄
 这大张旗鼓的黄
 这飘飘洒洒随风起舞的黄
 这安慰的黄，这倾诉的黄

这鲜亮的，为冬天掌灯，为爱情加油的黄
 这仰望是美，零落是艳的黄
 这本色的演员无声地歌唱
 这24k的纯金，真真切切，无需伪装的黄

叶子老了，就黄了
 叶子黄了，就老了
 这披金挂银的树是幸运的
 有开花似的叶，这叶就是花呀
 从绿到黄，一生的青春
 都在等待或守望

当满树的叶子全部落光
 音乐在风中戛然而止
 当黄袍全部脱去，剩下枯瘦的枪支直立
 树尖照样会盛开阳光，星星或月亮
 或者不期而至的雪花，纷纷扬扬

